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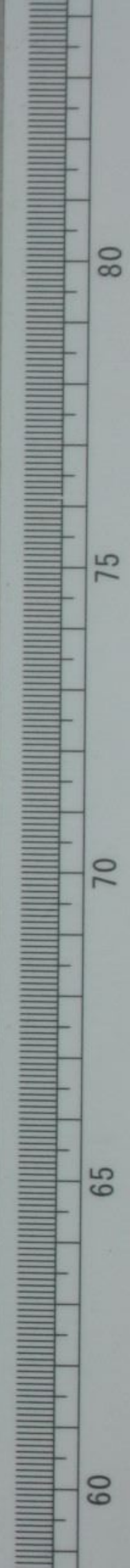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三義字集
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695
16



文庫 11
A 1695
16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三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聞著

坂本龍馬傳

附 中岡慎太郎
武市小楯

坂本龍馬名直柔。舊高知藩士也。其先出自明智光俊。江州坂本城陷後。遁于美濃關原焉。改稱坂本氏。仕山内氏。徙土佐。食邑百九十七石。廩米十石四斗。父曰長兵衛。生二子。龍馬其第二子也。為人魁梧。跌宕。不羈。嗜武技。又好讀。和漢史籍。通古今治亂興廢之跡。從同藩士日根野某學劍技。又從某學泅。未曾怠廢也。一日烈風甚雨。龍馬著蓑衣行。途遇其師。々

羽峯曰既
有其本所
以他日有
偉業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蒲生重章

曰。今日大風雨不可學泅。子休矣。龍馬不喜曰。泅入水中。沾濡固其所也。何論晴雨。遂解衣學泅而歸。其自少立志之確如此。弱冠將往江戶。就良師請父兄。蹈履而發。投江戶藩邸。入千葉周作門。其技大進。當此之時。尊王攘夷之論大興。諸藩士及浮浪之徒。糾合訂盟。奔走謀國事。龍馬亦與二三劍客俱發江戶。以劍技歷游諸藩。抵伊勢津藩。欲留龍馬為劍技教授。請之。龍馬固辭而去。經京師抵浪華。會有便船。因欲歸省。上船於天保山。是日天晴萬里。碧龍馬披襟立船首。忽見一點黑雲。瞬間截逆浪而至。視

羽峯曰狀
得妙

又曰有識
者之言著
著中肯

又曰武市
氏陪客

又曰此第
而有此姊

之即英國軍艦航兵庫者也。其奮迅如飛龍。快不可言。龍馬茫然如有失。既而嘆曰。吁。使我邦有如此軍艦七八隻。則可和可戰。其權其機皆在掌中。今在陸而欲防環海之敵。徒疲乎奔命耳。從此尤用心于航海術。云。既歸土佐。無何又抵江戶。與千葉十太等交結。益盡力國事。既而又與同志武市小楯俱歸土佐。兄權平視其舉動之躁憂之。不許復出他國。島津久光之入京也。浮浪四募同志。龍馬聞同藩士吉村寅太宮地宣藏等已脫走。慷慨不自禁。偽稱往近里發家。其姊心知其脫走。贐之以肥前良冶忠廣所鍛刀。

一口龍馬感泣拜受。遂佩而脫走。上京。至則浮浪謀已敗。寅太宣藏等皆被收付藩吏。龍馬乃又抵江戶。主千葉十太家。先是高知藩有客刺其參政吉田某。藩論一變主尊。王於是乎世與薩長並稱焉。文久二年十月。三条姉小路二卿奉使幕府。小楯扈從東下。龍馬邂逅之。聞鄉信。論時事。喜色溢眉宇。一日因千葉氏紹介。見勝房州。聞其說海外形勢。益知航海開國之為急務。奔走京攝之間。適遇同藩士中岡慎太。論時事頗同。其意見締刎頸交。當此之時。幕府起大軍討毛利氏。尾張大納言為之總督。以三宰伏罪。

羽峯曰中岡氏陪客

又曰王政復古實胎於此

班師。高杉晉作獨不服。起兵討。俗論黨防長二州兵權歸晉作。々々專修攻戰守備之策。龍馬聞之躍然曰。此可以說也。乃與慎太等相謀建薩長連衡之策。先詣薩邸。說小松大久保西鄉三氏曰。方今諸藩各抱異見。不服幕府。而幕府討毛利氏。既凱旋而兵將復起。吾恐無我神州獨立與西洋各國並馳之秋也。竊惟為今日之計者。宜貴藩解憾。毛利氏左提右挈。以謀天下之大計。則我神州獨立之基礎可立矣。不然則海內瓜分。英佛諸強國虎視眈眈。懸隙來犯。則三千年之金甌不能保。無破缺也。印度波蘭之

覆轍可以徵也已豈可不寒心乎三氏欣然曰此先
獲我心乃告藩主釋向所捕虜長人與衣服路資遣
歸將發使通好嫌其涉唐突先使龍馬游說龍馬乃
赴長州主其支藩老臣三好真三家一日訪水戶孝
允說薩藩通好旨孝允大喜遲其使節來已而黑田
清隆大山巖奉藩命來見藩主父子々々乃會諸臣
議々紛々不決晉作固持不可孝允曰非自我求和
而彼來求和且彼以天地之公道欲連謀兩藩為國
家盡力是名正言順與之和何不可之有晉作尚不
肯龍馬乃往緩頰說曰貴藩為攘夷之首唱而既與

羽峯曰義至理至之

言誰得不

又曰王政復古之基成

又曰顧應上文

之。和。猶。拒。薩。藩。此。乃。親。異。類。殊。俗。而。仇。視。同。胞。兄。弟。
也。豈。不。亦。顛。倒。之。甚。乎。晉。作。拊。掌。大。笑。曰。洵。然。々。々。
吾。復。何。言。和。遂。成。毛利氏亦潛遣水戶品川二氏於
京師薩邸見小松大久保諸子於是二藩交誼日密
而幕府未之知也將軍親將再起伐長之師薩藩上
書論其無名幕吏始知為其所賣憤甚此時龍馬潛
匿伏見瀬戸屋某家幕府新撰組者可百人来圍其
家少女阿良素悅龍馬竊告捕吏來龍馬短銃乱射
斃二三人又拔姊所贖刀斬一人遂超隣屋遁時適
黄昏潛伏于河岸積材間乘夜投京師薩邸小松西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蒲生氏梓

又曰顧應上文

鄉諸子喜其無恙。龍馬乃說之曰：幕府大軍日進，防長如累卵。余將募浮浪，編海軍為之應援。因赴九州。是時浮浪在長州者，謂晉作曰：貴藩若委海軍之權於我輩，則當借薩藩名購求軍艦。來晉作大喜諾之。浮浪近藤昶等購求軍艦，標薩藩旗章，繫赤馬關。長藩將選之將校，浮浪怒其負約，將焚掠馬關。而昶竊附長藩，龍馬至，晉作責其粗暴，龍馬亦責其負約。長藩遂贈金若干，浮浪而慰謝焉。事乃得寢。龍馬責昶及覆逼，令自裁，代督其眾。々々情大服。六月，幕府海陸并進，龍馬授策，晉作々々乘曉霧，馳瀛艦，自大島東

羽峯曰有斷有識何

等英

繞突出于敵艦中央，縱橫砲擊，敵將驚愕失措。晉作疾馳抵豐後洋，敵艦欲逐之，已而以為是薩兵誘我也。乃止。晉作上陸攻小倉，龍馬督海軍與富士迅動。鳳翔回天四艦連日激戰，遂上陸進攻小倉，遂陷小笠。總督狼狽，乘富士艦走長崎。於是龍馬雄名震于西海。先是，後藤象次奉土藩命往長崎購求瀛艦，偶見龍馬，論時事，意氣投合，甚驩。龍馬請以其所率軍艦為故國盡力，象次乃說藩主允之。因使之併督土藩諸艦，號曰海援隊。當此之時，中岡慎太亦團結浮浪為長軍，應援至是，亦以所督聽本藩命，號曰陸援。

又曰盡力故國可謂忠又曰海陸相應最妙

近世史傳 卷之三 蒲三平

羽峯曰何等奇才

臺下脫鎮臺二字

又曰何等敏捷

隊於是乎土藩兵勢日盛。一夕龍馬航水島灘。時霖雨。海霧黯澹。衝突紀藩明光艦。毀機關沈沒。龍馬呼曰。尾我来。直躍入紀艦。衆皆徙乘紀艦。龍馬急命水夫投舷燈于海事。出匆卒艦中。莫知之者。龍馬逼艦將責。以其不點。舷燈不置。監吏犯航海規則。求贖金弗聽。遂至長崎。訴諸鎮臺。以紀藩為幕府宗藩。不敢判海。援隊士大憤。聲言焚掠。和歌山城下。適土艦至。自上海。乃架大砲數門。向紀艦。示將戰之形勢。又書告鎮臺。及紀藩曰。艦兵憤公判。因循將有所報。脫藩籍者。陸續不絕。恐至為可虞。鎮臺大愬。遂令紀藩

又曰亦忠

又曰其論大又曰其志决

出贖金十餘萬兩。幕府既不能立。征長之功。威望墜地。薩長之勢。威震動海內。龍馬游說二藩之間。頗與聞其機密。乃齎向所購英銃二千。歸土佐。獻之藩主。且說以連謀二藩。時是歲九月也。當此之時。土藩主容堂遣後藤象次。建白復古王政。龍馬乃與慎太。上京。遣象次書曰。我公復古。建議行與不行。吾帝國安危存亡之所賴。以判也。子其勗之。若將軍不可此議。則足下自又於二条城中。僕要刺將軍於參朝路。先是長藩兵已進屯三田尻。及復古議起。薩長並卻兵。既而慶喜上表請奉還政權。會桑以下譜代諸藩不

悅逼二条關白曰若朝廷倉卒廢將軍浮浪陪臣
橫行朝野變將不測而朝廷無寸兵尺錢何以制
之關白以為然不允慶喜之請小松帶刀聞之往見
關白曰皇運中興天下將歸一而殿下在中持異議
拒之何也且殿下不聞乎才谷梅太為浮浪巨魁嚮
土藩後藤象次奉藩主旨見將軍梅太乃勵之曰若
事不成則死之僕要刺將軍於路若此輩聞殿下持
異議則其憤怨必萃于殿下身臣為殿下深危之關
白默然顏色如土是日遂勅允慶喜之請才谷梅太
者龍馬變名也慎太以事訪龍馬於河原町逆旅談

羽峯曰坂
本氏之議
遊貫徹

又曰併結
主客所謂
萬流歸一
難者章法
井然

論到深夜有三士投刺請見僕夫將命三士尾而入
直斬之尋亂斫龍馬慎太而去二人重傷遂歿實十
月十五日也慎太名道正亦慷慨氣節士盡力於國
事斃而止故時人與龍馬及小楯並稱謂之海南三
傑云龍馬死時年三十三慎太年三十小楯以事賜
死時年三十七
善諷子曰三士皆年三十左右矣而已有幹旋乾坤
之智勇宜哉其獲三傑之稱也余殊惜龍馬之再遭
刺客而不免嗚呼使三士尚在其並立權要之地也
必矣可勝痛惜哉

龍馬傳 卷之三 下

南摩羽峯曰。王政復古與海外萬國並立。而致今日之盛。坂本諸氏之功。得此文。益明於萬世矣。

又曰。三士合傳。而詳略有法。主客不紊。可謂善得龍門之神髓矣。

中村敬宇曰。生老病死。人所不能免。死而無名。君子恥之。若此三士者。皆拚一死。而後立名于天下。後世矣。人苦不得死處耳。使三士尚在。不知其名。能得如今日乎。否乎。

岡田后得曰。岡鹿門先生尊攘紀事。亦載龍馬事。宜與此傳併看。有小異同。然各有妙處。

又曰。龍馬後聘阿良為妻。此傳不載。蓋讓之於佳人傳乎。

又曰。龍馬之在京攝及江戸也。時々與諸藩志士相會于旗亭。悲歌慷慨以議時事。一日小集于柳橋旗亭。酒酣。龍馬拔劍起舞。同藩士間崎哲馬擊節朗吟曰。匡時籌策少人知。相遇為驩々極悲。沽酒典衣非俗士。憑人成事豈男兒。花柳依稀京巷夢。風濤浙瀝虜舩旗。繁華消歇眼前事。休唱江門新竹枝。可以想見其意氣雄豪矣。詩亦悲壯可傳。附識于斯。

中島兄弟小山鯨江太田五氏傳

中島重孝。通稱太良兵衛。但馬國養父郡高田村農
 中島重熹子也。為人做儻不羈。從伊勢神宮足代弘
 訓修國學。一日弘訓謂重孝等曰。方今我邦形勢殆
 如宋末。有志之士可不努力乎。於是重孝慷慨扼腕
 曰。吾必一死以報國恩。乃傾產購刀劍數十口。白絹
 數十純。蓋欲以舉義旗也。當此之時。墨艦入浦賀邊
 警甚急。重孝曰。自古為妻妾誤天下大事者多矣。乃
 托事逐其妻。文久癸亥。日與有志士議事。筑前平野
 國臣薩摩美玉三平。肥後旭猛等皆依重孝。伏匿重

中州曰一
 死報國本
 於師訓今
 日輕俊生
 徒所不能
 夢見

孝有弟曰重一。冒黑田氏稱與市郎。在大坂。重孝使
 人報已圖義舉。重一蹶起曰。時不可失。直歸從兄。重
 孝益募壯士。本由素行。太田某々等來歸。時會津侯
 為京師守護職。聞之將遣兵士捕之。重孝乃謂國臣
 三平等曰。卿等疾逃為後圖。我謀主也。無路逃。就縛
 而死耳。又謂子弟曰。堂有雙親。汝等幸代我孝養。勿
 怠。舉止從容不異平日。兵士塗聞義徒逃散而歸。是
 歲十月。重孝奉三位澤宣嘉舉義兵於生野。銀山。事
 敗。義徒或死或逃。重孝亦逃。取路於播之實粟郡。至
 木谷村。土寇四起。銃丸如雨。重孝已被數創。自知不

中洲曰果
能一死報
國

可免。顧第重一日事。既至此天也。汝速逃。為後圖。我
死于此。乃入民舍。屠腹而死。時年三十有九。重一欲
與兄死。以受其遺托。不得止而逃。遂為幕吏所逮捕。
下獄。慶應三年丁卯冬十二月。遂瘦死。年三十有七。
小山六郎名喜昌。但馬國朝來郡大月村農。小山六
左衛門子。為人磊落。不事家人生產。好談古昔英雄
事蹟。文久三年十月。義徒舉兵於生野。銀山六郎為
之先導。事敗。潛伏京攝間。遂走長州。入遊擊隊。當此
之時。幕府大舉討長州。適六郎患眼。不得從軍。切齒
扼腕。日夜不措。遂失明。隊士皆憫之。既而王政復

古。六郎欣然歸。但州方王師東下。六郎請從。山陰
道鎮撫使西園寺公望而東征。以盲不許。慰諭而遣
之。六郎家居。日聞朝政變革。與其所思大違。怏々
不樂。明治四年十月。就醫於出石。將歸。途上自裁於
輿中。不死。呼輿夫。輿夫驚馳告其家。其友福田某來
問曰。君狂乎。曰。我一死以報國家而已。今觀天下之
形勢。多取法於外國。廢祖宗之大典。是以海內擾
擾。且如吾但州。素乏穀。故田租半以金納之。號曰石
代。今廢之。庶民困窮。哀訴不聽。如此之類。不暇枚舉。
後來之事。可知也。已。吾不忍視之。然默而不言。亦不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十
蒲生氏村

中洲曰死
諫不動惜
哉

忠也。故預倩人書利害得失。以為二通。一以獻東京。一以上縣廳。以死諫之。吾豈狂乎。某及弟喜紀。爽然厥明。遂歿。年三十有七。後朝廷賞其忠。賜祭。棗金若干。

鯁江直輝。字子生。通稱傳左衛門。號竹涯。系出乎近江源氏。但馬國城崎郡温島村。逆旅主人也。為人豪邁。不拘小節。傾產與四方志士交結。其地有温泉。受幕府嫌忌者。托漂浴而潛匿。直輝善視之。文久初。薩藩士美玉三平。聞直輝為人。為祝官裝來投。意氣果協合。遂共議大事。募集農兵。同村黑崎某。武谷某。朝

倉某及同國北垣國道

稱晉太郎

本田素行

稱小太郎

等亦來

會。與其議。於是三平與國道上京師。建白三條公。復還。但馬會平野國臣。來大贊農兵。募集議。直輝乃與三平俱至。養父郡市場村。普賢寺。移檄四方。募志士。來應者太多矣。初募農兵也。直輝謂事之成否。在人望。今三平僻遠之士。國人莫之知。若我而為之。奴則國人必以為貴人。是可以收人望也。乃為三平執槍。而從焉。或笑其為賤役。直輝不顧。農兵果大集矣。於是國臣國道等。將之長州。奉迎三條公。或止之曰。尚早矣。直輝與比喜多源治之長州。當此之時。國臣等

又曰頗有
略

近世傳人傳

長集三編下

士

浦生氏

中州曰有
此志牖下
亦原野耳

既奉澤三位。還但馬。直輝聞之。嘆曰。唉。軍機過矣。直
馳還。但馬。則三位所督兵果敗于生野。銀山。義故四
散。幕吏逮捕頗嚴。直輝乃復至長州。入招賢閣。再糾
合義故。既而聞真木保臣等舉兵於京師。直馳至。則
兵又既敗。于時四年甲子秋七月也。真輝將復走長
州。抵播州。病起歸鄉。會權藤某稱鍵太郎等來議事。直輝
自奮曰。時事亟矣。非養微恙之秋。乃力疾共發。途上
疾愈劇。不能步。復歸家卧床。一日。慨然撫枕而嘆曰。
大丈夫當曝尸於原野。而今碌々死牖下。豈非遺憾
耶。乃瞑。年五十有二。

太田雅義。通稱六右衛門。但馬國朝來郡竹田町人。
少抱尊攘志。文久癸亥。銀山之役。奉澤三位命。使出
石藩。途上為同藩兵所捕。下出石獄。元治元年甲子
正月。送京獄。路過淀川。咏懷曰。行末遠。以加爾。登思
布心。與里伊登々。身爾志無定。乃川風慶應元年乙
丑四月念四日。遂瘞死。年四十有三。
善諷子曰。余既傳。但州人高橋仲条。田中諸子。今又
得中島兄弟。小山。鯨江。太田五氏。事傳之於戲。但州
無君子者。斯為取斯。可謂盛矣。亡友加藤櫻老。嘗為
余說曰。余之在山口也。與鯨江。直輝。尤親善。直輝藏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續
上
甫三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三 清生氏抄
大石良雄復讐夜所用号笛護諸其内子石東氏云
嗚呼直輝忠義之氣百折不屈盖有感於大石氏号
笛也

重野成齋曰論贊絕妙。

川田亮江曰五人者同邦同志同死國事故牽連
記載倣史漢合傳體可謂得古義矣。

三島中洲曰銀山之舉實為近世勤王之嚆矢然
以其事不成世或不知其人為誰々追褒之典亦
恐不遍及今善諷子表章之可謂補昭代闕典者
大矣。

岡田后得曰大石氏號笛事可謂佳話論贊得之
有情有色。

又曰重孝辭家時作謠曰君爾命遠奉利東末夷
手始爾打平計天神國乃功志夷爾知世波也雅
義在京獄歲暮咏懷曰惜邊幾年乃暮留々遠喜
盤身爾宇幾古登乃有志故那里並慷慨悲壯可
傳附識于斯。

木原松桂傳

松桂名勉之。本姓檜山氏。稱左仲。藝州賀茂郡杵原村農。檜山庄五郎之第四男。出繼木原氏。母種村氏。左仲天性至孝。幼失母之所在。至年十四。思慕不已。家貧不能周遊四方尋母。因欲為行脚僧而遂其志。請父不許。又欲為醫周遊四方尋母。乃執贄於本州賀茂郡三永村醫師藤伯恭。修業頗苦。夜窺諸門生寤。寫師秘方書。往々至四更五更。寬政六年甲寅春正月。歸鄉賀正於父。時年十九矣。乘間從容又請曰。兒之為醫。非計一身之顯榮。貪衣食之豐美。欲經歷

諸國物色。母公踪跡也。今兒年已長矣。願賜數月之暇。父熟視左仲曰。汝病羸非跋涉千里之筋骨。且貪乏路資。况汝之母大歸而後出。年亦久矣。恐難尋得。然若能尋得。余何喜如之。吾今枉許汝請。當與兄幸四郎俱往尋。聞汝之母徘徊于讚州金毘羅九龜高松邊。汝宜先至此而尋。左仲大喜。乃歸告師乞暇。師曰。汝有朱壽昌之憂。乃作與讚州眼醫三井孝慶書。以付左仲。左仲乃先與兄俱如母鄉里東野村。問母生平嗜好習癖。及衣服等於其親族。盡詳記成卷。名曰搜索小記。遂發出于尾道。乘船抵讚州。多渡津。詣

金昆羅訪三井氏。自高松屋島至東庵治村。至九龜搜索殆盡。而不得其踪跡。乃舟抵備前下津井。遂空歸家。父慰之曰。汝自今但當專志於醫術。勿復念母。汝乏路資。而作行旅。吾心不安。且母之生死不可知。宜付之宿世因果耳。左仲悵然復往三永村學伯恭者八年矣。其間代師診病家。獲謝金。則盡托之師。而不費。欲以充他日尋母之資也。享和二年壬戌春正月。又請暇於師。與父尋母。竹原賴春風石井某等作詩壯其行色。春風詩云。廿年不相見。勵志未為遲。唯在盡其職。此行無兩歧。某詩云。天地不偏立。二親何在。

春山曰妙
寫孝子心
情

可。勸勉哉。為子職。此去莫遲々。左仲記尋母事。印刷以糊貼之。諸國神社佛閣柱壁。又與諸行脚僧及四國巡拜者。而身自搜索。備中伊豫讚岐出雲諸國山行海宿。備嘗艱苦。明年癸亥春。以父命歸鄉。文化紀元甲子春二月。徙居廣島佛護寺前某院。主患腹痛數年。左仲一診與藥而愈。因寓寺院。二年乙丑春。貧甚。會有勸繼木原氏者。父亦憇憇之。因出繼木原氏。遂襲義父通稱松桂。先是夢見母為尼。著黑衣。與五六女僧同過白砂翠松間。而語後屢夢如初。因以夢中所見百方物色。遂得之雲州渡村而死。既久矣。唯

后得曰夢
亦往々有
中可謂奇
矣蓋人心
之靈使然

其再嫁所生男在。曰長七。問之。證左歷々無疑。乃俱
展其墓。在大祥寺東。從米子至。出雲松江之渡口
路傍。其地白砂翠松。殆如向所夢見。適有忠七者。年
七十餘。來說云。我嘗買一馬。繫廐。長七母見而曰。駿
馬誠可畏。吾親族為馬所蹠死。故余欲巡拜西國神
佛。以弔之。而來于此也。不知果然否乎。於是松桂大
疑。謂長七曰。吾家無蹠死者。此言果然。則此墓中人
非吾母。子非吾異父弟也。長七曰。忠七耄矣。其言不
可信。君勿疑。而松桂疑不解。因曰。余嘗讀唐書曰。王
少玄父死於亂兵。少玄甫十歲。哀泣以求尸。時白骨

覆壓。未知孰是。或教之曰。以子之血漬之。而滲者。父
骨也。少玄大喜。漬血。得以辨父骨。余亦倣之。以辨信
否。乃與長七及某々二人同至大祥寺。請之住僧白
元。白元許諾焉。松桂又思若雖他人骨。我血滲透。則
此說又難信。乃又請僧先發罪人墓。得白骨四。骸皆
具者。欲試之。以三稜針刺右手合谷。鮮血迸出。乃以
顱骨承之。白骨皆赤。乃止。待血乾。而洗滌之。血不滲
透。復成白骨。乃發母墓。出遺骨體形。猶全前齒二枚。
翻出如生時。臂骨忽折落手中。乃又刺左手合谷。出
血。漬臂骨深紅。如珊瑚。以新汲水洗之。血滲透而紅。

近世韓人傳

幾集三編下

六

補註

兩莊曰讀
者亦感泣

后得曰過
渡履敏而
有力

色終不脫於。是松桂乃知同血。令身之理喜極而哭。觀者亦皆感泣。乃復瘞遺骨。修墓。大行佛事。又囑僧為所試古骨。行佛事。乃去。歸米子。聞其遂宿志於渡村。而來賀者甚眾。乃開祝宴。終日驩飲。其明乘船歸鄉。過東野村。外戚家以忠七言質之。云家奴三藏者嘗於其中庭為馬所蹶。死。子母之言蓋謂之也。松桂疑始解此行。以文政壬午秋九月朔日發。至是冬十月十日卒。遂宿志而歸家矣。先是延享三年丙寅夏四月。祖父甚太郎欲巡拜四國神佛。出家而不歸。不知其所在者。蓋八十有餘年矣。松桂既得母遺骨。又

感上
脫住僧二
字

又曰追遠
之情深厚
如此可敬
兩莊曰大
丈夫之志
當如此

欲尋祖父遺跡。以文政八年乙酉夏四月發。抵讚州。九龜及高松搜索。不獲而歸。明年四月抵伊豫松山。見正教寺住僧告志。住僧作書致之。字和島真教寺住僧。感其純孝。致書郡宰坂本源五右衛門。諮之。源五命屬吏按舊記。果有延享三年丙寅秋七月廿八日。安藝國旅人檜山甚太郎病死。葬高串村之事。松桂大喜。乃詣高串村拜其墓。遂掃除改葬。行薦事而歸。初松桂之尋母也。指神曰。不得母之所在。不復御酒肉。雖隆冬。祁寒不復穿鞮。及得母遺骨。年過三十。病後初御酒肉。用鞮云其苦節蓋如此。

近世傳人傳

幾集三編下

十七

浦生氏

兩莊曰真
是頂上一
針

善諷子曰。松桂之苦節孝義。過朱壽昌遠矣。壽昌棄官尋母。無復路資之患。馬松桂則縮衣食以為路資。卒得母及祖父遺骨而改葬。何其難哉。但不得逢母之生時。如壽昌之歡。余為松桂深哀之。抑世有棄母於千里外。而膺仕者。聞松桂之風而不愧死者。幾希矣。

又曰。余識松桂之孫章六。章六穎敏好學。今仕朝為檢事。食年俸千餘金。次子松三郎亦奉職于大藏省。家道隆豐。此豈非天之所報於祖先耶。詩云。孝子不匱其信矣哉。

徐少芝曰。大孝以苦節出之。振古鑠今之事。驚心動魄之文。

姚志梁曰。松桂幼而失母。萬里訪尋。僅得遺骨。人生之不幸。莫過於此。雖子孫作三公。吾恐其隱憾未釋也。

野村兩莊曰。余與松桂同鄉。其子桑宅亦友善。故善悉其事。松桂之達志也。當時闔藩嘖々莫不稱歎其孝者。而或恐此美譽之泯滅。今得此史筆。記載詳悉。不朽其事。不唯子孫之喜而已。令我鄉人吐氣。丙戌三月。

小山春山曰。叙行旅艱苦。叙夢中恍惚。孝子真情。寫得纏綿淒婉。如讀姜西溟劉孝子尋親記事。但彼短此長。是異曲同巧之處。

村山拙軒曰。余始逢章六於野村文夫之家。談及此事。詳悉無遺。且謀傳其事。他日示國字記事一大冊。會有子闇偉人傳義字集新刻之舉。囑傳之書中。以托不朽。發潛德幽光者。子闇得意之事。而章六之喜可想也。因略叙其緣起。

三井親和傳

親和。三井氏。通稱孫兵衛。號龍湖。居江戸深川。為人豪邁能書。安永天明間。其名馳海內。雅俗汎賞。至以其篆書。染印絹若縞紗。謂之親和染。好事者喜服之。亦精乎射術。深川有射所。曰三十三間堂。親和嘗試射於此。堂千發。千中。云方三十三間堂之破壞也。能勢其重修之。既成。安藥師如來像。欲揭匾。囑書於親和。先是三十三間堂在淺艸觀音側。土屋侯大書圓通二字揭之。親和亦倣之。大書圓通二字。雄勁飛動。有活龍虎之勢。其大喜而揭之。一日有二僧來觀。曰。

后得曰聞
過而喜乃
是豪傑
洞齋曰本
傳立意全
在此

文盲哉親和揭之者亦何文盲之甚也大笑而去一
老人告之親和且曰余意三十三間堂元在觀音側
故圓通字為相稱今三十三間堂安藥師像圓通字
為不稱焉故招二僧之笑罵也親和聞而大喜曰吾
儂相州侯之跡作圓通二字豈料觀音之化為藥師
乎然余作書未曾改書無已則改鑄佛像乎乃議之
主僧自捐數十金命鑄工毀藥師像改鑄為千手觀
音云
善諷子曰親和聞過而喜然不改書而捐金以改鑄
佛像其豪邁之氣可想見也又有賢於養由基之絕

技盖古者觀德於射々儀云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
正外躰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
言中則親和德行之正直亦可知矣

重野成齋曰書射兩事俱不離三十三間堂亦奇
矣

中村敬宇曰梧堂石川翁善書世所知也善角觝
善騎馬人所不知如親和之精射術亦然語曰識
得一萬事畢又曰藝之精者不兩能此二語各有
至理合而參之可也

豐島洞齋曰改鑄藥師像以適己之書雖小事其

豪態可想矣。與豐太閣欲毀明國之文字以通自國之文字甲一般。夫隨改隨變遂失已本色者。可視以自愧也。

小山春山曰。親和之書太鄙俗。然骨力道健。與徒摹古人形蹟奄々無生意者迥別。蓋其人豪邁如此。故能爾。此篇傳其逸事。親和自是千古矣。

岡田后得曰。親和有古大臣之風。其內志正。外躰直。聞過而喜。不敢因人言妄改已所守。卓節可嘉。古道可敬。豈僅是書家之云耶。

萩野天愚傳

天愚名信敏。字孔平。通稱喜內。萩野氏。自號天愚。人問其說。曰。余天性愚。故以為號。蓋邦俗謂自負其伎倆者曰天狗。天狗邦音近天愚。故謙中寓自負意。以玩弄世人也。天愚博學卓識。能文章。在家常厭客。入大轎。閉輿窓而讀書。曰。神思不散。最好矣。常行雖晴。天必用雨衣。好遊神社佛閣。必題名其壁。後厭筆墨之煩。印刷天愚孔平四字。以糊壁云。

善諷子曰。聞天愚常自負經濟家。頗富而節儉力行。如晏子。敝衣經年不更。尤嗇天物。人之所廢取以供。

羽峯曰一
奇男子
后得曰絕
好讀書窓

羽峯曰此
事不加之
傳中移叙

論贊中亦
觀其章法
蘇花筆力
自在
后得曰蓋
紀州侯臣
云

用。雖。草。鞋。之。敝。亦。不。棄。拾。而。用。之。家。在。江。戶。赤。坂。門
內。蓋。某。侯。藩。士。也。

小山春山曰。簡淨有古意。庶幾乎古文品外錄中
之文字。

南摩羽峯曰。輒近世風俗日趨奢侈。黃鳳衣錦。不
知所底止。若讀此傳。或有所以少省焉。吁。天愚果非
愚也。丙戌六月十八日。

岡田后得曰。天愚入大轎讀書。與古人入甕中苦
吟者。同一妙計。

賣茶翁傳

賣茶翁。肥前蓮池人。紫山氏名元昭。號月海。少薙髮
為僧。事龍津僧化霖。々々黃檗獨湛禪師高足弟子
也。化霖嘗拉詣黃檗禪師器而與之偈。元昭益奮勵
修禪學。後訪海內諸高僧。大有所省悟焉。晚居平安。
賣茶自給。號賣茶翁。人酬之茶錢。則投之竹筒。々上
題詩云。隨處開茶店。一椀是一錢。生涯唯箇裡。飢飽
任天然。又書茶席云。茶錢自黃金百鎰。至半文錢。任
人投與。無錢而飲。去亦可也。櫻花之下。紅葉之林。翁
常荷茶具而開席。京師風流雅遊之徒。爭就焉而飲。

后得曰今
人豈復許
無錢而飲
去乎

近世雜人傳
錢集三編下
三
翁生氏粹

后得曰勿
長談一語
客可以戒俗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
自一椀二椀三椀以至六七椀及兩腋習々清風生而去於是乎翁生計亦足矣既而徙居岡崎取生平所携茶具投諸火中而為灰燼自是閉門謝客且書座右曰客若至勿長談以寶曆十三年癸未秋七月十六日寂壽八十有九

善諷子曰賣茶翁其揚子自為之流乎不畜妻子賣茶自給以終不復以其所有益于世焚而滅之何其不畜天物之甚也然其賢於世之貪冒無厭而自災者也遠矣於是乎立之傳
徐少芝曰罔利而無爭得錢而知足今之闒闖中

難其人矣

藤野海南曰翁知足且年已高雅游亦不堪煩斷乎焚器所以示決也歟

小山春山曰斯人自高士矣余意晚年取茶具焚之是最高處

村山拙軒曰奇人偉行者得優游終歲亦昇平之澤也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察也

岡田后得曰以賣茶為生而曰無錢而飲去亦可也。是此翁絕高處與石田梅巖講經許非相識者

亦來聽且不要謝金同一

近世偉人傳
卷七
七

賣酒者傳

賣酒者不知何許人。通稱彥四郎。又自稱噲々。不知其何故也。安永間年三十許。僑居于京師白河西街。善書畫及篆刻。平居清貧。傭書以養母。一日嘆曰。吾嗜文雅風流。而害於孝養。不如賣酒安逸以養母也。乃悉賣所藏書畫史籍。以購酒器。開酒肆。門帷大書竹醉館。又揭招牌云。此肆下物。一則漢書。二則雙柑。三則黃鳥一聲。其所賣酒。則洛市之美醞。所用器。則唐山舶來之雅品。而其價太廉。好事之徒。爭入肆買。醉。春則方櫻花盛開時。開酒肆於東山若嵐山。秋則

春山曰英
雄之手段

追霜葉燦爛處。到東福精舍。若臨川禪院。酒旗書般若湯三字。豎之。游人愛其風流雅潔。爭就焉。而買醉。是以生計稍豐。終得美服珍羞。以奉養母。云。善諷子曰。前人謂賣酒者學賣茶翁。余謂不然。彼晤乎。禪理此晤乎。孝道而其行事皆奇。可傳也。然吾寧左祖於賣酒者。

徐少芝曰。庸行中得此韻事。是孝子亦是雅人。繼賣茶翁而立傳。作者其有微旨歟。善乎其諷也。藤野海南曰。以書畫養母。可謂清養。而斯人猶嫌其俗。風流雅遊。以致孝養。其人高於賣茶翁數籌。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五

備世氏粹

僕亦左祖於作者。
小山春山曰。賣酒者實賢乎賣茶翁。盖有情無情之辨矣。

豐島洞齋曰。隱於賣茶。隱於賣酒。俱是逸民。可莫優劣。然悟乎禪理者。未必賣茶而可。厚於孝道者。為養不得不賣酒。是善諷子所以左祖於賣酒乎。茶酒為類。作者不徒編。

村山拙軒曰。風流閑雅中有至行。其人所以可傳也。與賣茶翁皆謂老莊之學者。亦各因是而已。

窮樂道人傳

道人龜田氏名曳尾。自號窮樂道人。以號行為人寡慾能書。與賣茶翁同閭里。蓋莫逆友也。嘗梅雨連月。賣茶翁不能開茶肆。絕糧窮樂往周之。翁賦詩謝曰。無茶無飯竹筒空。恰似波臣車轍窮。多謝特來親賑濟。簞瓢忽滿養衰躬。一富商囑道人書屏風。謝以被薦一大酒樽。道人開樽招四隣男女數十人飲之。既而見薦間有紙裹物。取而閱之。則書曰。御肴料中糊金十兩者也。道人大喜。手剥金每人各與金一片。曰。下物也。而不一金。嘗咏懷曰。味噌搗壽肴。武津加

海南曰何
其句改作
聞道人之
風其得不
愧死乎何
如

志米以良壽久和壽貪樂酒盤知與古知與古其澹
泊自安如此

善諷子曰道人其有得於老莊歟余觀其寡慾自安

真曳尾於泥中者如其周友人之窮亦足多矣今

夫膺仕豐祿家貯萬金而不省親戚舊友之窮者往

往有之何其無情也噫

徐少芝曰有物我相忘之意非僅任俠者使守錢

虜聞之恐揜耳而走矣

三島中洲曰膺仕豐祿而貪所謂御肴料者尤可

慙死

藤野海南曰善諷子得此等題目喜以諷世此所

以有功於名教也

村山拙軒曰能安其分兼有作用可謂善讀老子

者世之口唱六經身多穢行者讀此等傳亦可以

少愧

岡田后得曰觀其周賣茶翁蓋厚於人倫者非老

莊蔑人倫之徒也與顏氏簞瓢不改其樂何異嗚

呼道人其真有得於道邪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 卷六 藤野

志道軒傳

中洲曰開口則成名聯何等才辨海南曰亦一悟
后得日談論風生含譏刺乃妙

志道軒名榮山。深井氏。僑居于江戸淺艸花川戶。為人倏倜不羈。好議論。年十二。祝髮究佛教。兼涉史書。年二十。慨然嘆曰。戒律極枯。一身法衣。縲綆四躰。奚足為不如順天地之理。為大快活人也。乃還俗。賣却佛像佛經。食肉飲酒。而縱聲色。囊中頓空。殆將逼飢。乃又慨然嘆曰。我舌尚在。窮至于此。吾之罪也。非天也。安一床於淺艸觀音境内。喬木下。兀坐。凭曲几。手握木笏。形似陰莖者。拍案講談古今治亂興廢。及武將勇士之蹟。雜以諧謔滑稽。聽者皆絕倒。或有士女

又曰惜不借此三尺之喙。諷方今時勢

僧徒聽者。則諷刺罵詈多中。其病至於其片言隻語。亦皆膾炙人口。每日率得錢數百緡。志道軒皆以費諸燕樂。而毫不儲蓄。晚著一書。名曰元無艸。以戲謔語。說三教奧旨。卷尾題詩云。讀史談軍數十春。大悲閣下得名新。曾揮夫木拍床日。白眼看他世上人。延享間。年七十有餘。以歿。善諷子曰。方今講談笑話之流。大行于世。如圓朝伯圓燕尾等。蓋其巨擘也。而志道軒實為之鼻祖云。然今無諷刺罵詈如志道軒者。嗚呼。惜哉。徐少芝曰。此蓋曼倩淳于之流歟。作者為之頰上

添毫乃使其人呼之欲出。是文壇中寫生聖手。小野湖山曰。志道軒之事。余少年時。屢聞人說之。近歲則無復言之者。子闇編之于偉人傳中。志道軒乃不朽。亦可謂其身後知己矣。

三島中洲曰。愚弄一世。如一陰莖。何等放達。絕倒絕倒。

藤野海南曰。天地間一大快活人。志道軒不食其言。

村山拙軒曰。德川將軍一日詣淺草寺。召志道軒。聽其戲語。志道軒毫無畏縮之態。手抗木形陰莖。

諧謔滑稽。縱橫放言。中有所大諷。將軍領之。命侍臣賜物而去。將軍者吉宗公也。余得之口碑云。

又曰。僧大藏住淺草曼陀羅堂。今在中田。猶存。大石良雄

遺腹之子也。多奇行。余為之傳。志道軒亦居花川戶。其

後有釋敬雄者。居淺草寺支院。号金龍道人。著有

老子玄覽。皆是遺世特行之士。所謂有托而逃焉

者也。偶思及之。

岡田后得曰。曾呂利新左。滑稽善諷。豐公。志道軒亦善諷。德川將軍。方今無復其人。噫。

松井池田二氏傳

松井氏名千賀。幕府縣令屬吏松井孝作女也。年十六嫁勝野豐作。豐作號臺山。為人慷慨有氣節。與天下名士交結。安政戊午。勤王黨興。被逮捕者數十人。而豐作為其首名。見幾逃亡。不知所之。千賀預料捕吏至。教息森之助焚其父交游往復文書。及日乘手記類一筐。已而捕吏果至。搜索文書。一無所得。因收千賀及森之助。并弟正滿妹勇而去。舉家下獄。拷訊甚酷。千賀答以婦女不知外事。是獄連坐得罪者頗寡。以千賀焚書噤口也。既而森之助流三宅島。千

海南曰是
獄二句作
由是互相
連及而免
于罪者甚

多如何

賀及正滿勇皆被赦。於是千賀與正滿勇俱居常。勉勵正滿。以代父兄作大義。正滿感激。欲從大槁順藏。有所圖。語之千賀。千賀大喜。乃取所托親戚之豐作。森之助佩刀及匕首來。付之曰。代父兄取義成仁。正在此時。雖然。事若破。宜韜晦避禍。以謀再舉。慎勿輕忽。棄身。正滿常服膺此語。故免乎大槁黨之厄。後入京。與武田耕雲齋餘黨俱奔走於國事。云。文久壬戌。森之助遇赦。將還。千賀謂正滿曰。吾家所傳甲冑及大刀。在叔志賀氏家。森之助雖歸。叔必無意還之。森之助久在孤島。備嘗困苦艱辛。而傳家寶器如此。余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千九

蒲生氏

海南曰太宰與膳所藩士謀襲將軍於驛館事漏被逮

甚憾之。汝往叔家請彼二寶以來。正滿乃行陳母言。叔曰。甲冑直可還。大刀前年千賀勇等寄寓我家時。余窮乎芻米。剥其外飾賣之。正滿還告。千賀大怒。其不告而剥裝飾。正滿勇諫而解之。是冬十二月。千賀疾篤。適志賀氏還。甲冑及大刀。千賀睨之曰。我在而傳家寶刀毀壞如此。若森之助歸。則我何辭謝之。遺憾遺憾言訖而瞑。于時年五十有二。

池田氏名某。川瀨太宰之室也。太宰往長州上書。不聽。乃還。將有所為。微行京師。為捕吏所逮。繫獄。捕吏抵其家。將縛池田氏。池田氏從容請少間。曰。更衣。服

而就縛。捕吏許之。池田氏入室。悉束良人與義。故往復書牘。及日錄雜記。爾時事者。投之火中。執匕首。自刺。吮以沒。捕吏疑其久不出。窺室。則鮮血淋漓。大驚。已無及。空手而去。

善諷子曰。二婦之所為。不期而同。何其竒也。而池田氏良人。則罹于幕吏毒手而死。松井氏良人。潛匿。卒不落于捕吏手。要之。皆偉丈夫也。宜哉。其室亦貞烈。足千古矣。

徐少芝曰。松井氏之智。非僅保身。觀赦後以大義。勉正滿其不死。有深心也。池田氏之烈。非僅免辱。

近世雜人傳 幾集三編下 三 蒲生氏輝

觀于捕吏在門從容引決其神明之定有素矣焚書同而事變發於所知與發于所不及知不同故所以報其良人者各異卓哉二婦得斯文乃千古矣。

小野湖山曰余與勝野豐作交道甚密故知松井氏亦熟矣嘗為草一傳而文不適意因托之網亭君々許諾今此文記其危急之際焚文書拷訊之下噤口不言訓正滿委曲之語等未又寫出臨終凜然之氣象其人宛然在目余欲代松井氏母子深謝之也池田氏余不知之何其事之相似也是

合傳之尤得躰者。

三島中洲曰二婦之焚書所以為其夫固貞而所以為交遊亦甚仁宜矣善諷子表章以傳千古也藤野海南曰焚書同情而松井氏有略而存身池田氏烈而果於死蓋勢使之然二婦易地則皆然也。

岡田后得曰二婦生平婉婉善事其夫故臨事輒如此夫束髮驕慢唱同權者恐不能如此也。

山口茂登傳

茂登山口氏。京師六条室町商大和屋平兵衛之妻也。以賣酒食為業。及夫死。移居高倉綾小路。既而又徙粟田。嘉永癸丑以來幕府多秕政。洋警屢起。海內鼎沸。尊攘正議之士。麇集于京師。幕府以威力制之。屢起大獄。冤死者不可勝數。於是乎正議之士多就茂登家。張宴謀事。茂登聽其談論。辨大義而慷慨。不問出入。不徵會計。潛舍匿之。其徒或為之庖丁。或為之爨夫。一日守護職遣捕吏。搜索宮部鼎藏北副估磨松田重助等。捕斬甚眾。聞者不寒而栗。時人忌言。

后得曰俠骨

后得曰烏有先生何其多也

其名而茂登百方救護之。世稱之曰正議婆云。其王室中興。嘗蒙其救護者多為顯官。或有驕奢淫逸。不與其初志相類者。則喟然嘆曰。唉。不啻妾失鑑識。其人生平之美。為烏有可惜也。及遷都於東京也。京師商估多失業。或勸茂登曰。子若移居東京。顯官貴人。助子之業者必眾矣。茂登笑曰。京師千餘年之帝都。列聖山陵之所在。焉妄豈以一時之盛衰而去之乎。及見朝政有與輿論違者。咄々獨語如狂人。友人瀧川仲信為余說如此。善諷子曰。文久中。江戸深川北橋妓小三善和歌。與

武田耕雲齋唱酬以其辨尊攘大義有正議妓之目
今茂登女亦稱正議婆何其奇也余觀其嘆正議士
失晚節及答或人數語其卓識賢於小三也遠矣嗚
呼世之士大夫讀此傳而其能無赧然汗背乎

徐少芝曰卓識過人膽量尤過人中惘而鬚眉者
歟恐鬚眉轉不如此中惘也噫

重野成齋曰女流正議東西相望婆之卓識特優
乃鬚髯男子亦不能企及可傳也已
川田瓮江曰先儒作程婆傳所謂程者摸稜姑息
類胡廣中庸不及正議婆之守正也遠矣此篇筆

法簡勁視程婆傳殆無慙色

姚志梁曰其氣其校可愛其理甚正又可敬

岡田后得曰女俠而辨大義既已可傳矣且其嘆
惜顯官失節戀々不去故都數語何其卓々有味
也

烈女赤岡阿竹阿蝶神保阿園傳

羽峯曰洞見天下之理勢誰料婉然一少如女子而能

阿竹字鳳棲阿蝶其妹舊會津藩士赤岡大助之女阿園亦同藩士神保某之女也阿竹有殊色幼慕吳國孫夫人之為人修文武之道尤善用眉尖刀慶應三年丁卯秋九月藩主松平容保為京師守護職闔藩壯士于役京師阿竹一日從容謂父曰天下洵々諸侯不用幕府之命殆有割據之勢毛利氏乘之將有所為奈之何大助曰幕府威權雖少衰猶有百萬壯士毛利氏何能為且吾公英明輔翼宗家庶幾可無患阿竹泫然灑淚曰兒所見與大人異今幕府上

后得曰大助胸懷可想

失恭順於朝廷下失德望於四民浮浪跋扈不能制况毛利氏以名族之裔雄視于西陸數百年矣而積怨於德川氏欲俟時回復舊業蓋非一日也今舉兵抗天下其志豈小乎哉而幕府視之如寇賊是猶秦二世蔑視漢楚豈非國家滅亡之兆也歟大助佯怒曰汝女兒詎敢容喙於國家大事唯婉婉可聽從耳阿竹默然掩袖而入室大助嘆息久之戊辰春正月容保抗官軍於伏見鳥羽之間戰敗走江戶尋歸會津修理兵備與東北諸藩連衡以抗官軍于時官軍將壬生少將基修副將四條大夫隆平參謀大山

羽峯曰善
觀大勢

格之助。山縣狂介。前原一誠等。帥薩長土。因加藝大垣松代諸藩兵一萬餘人。自越後攻入。九條大納言道孝。西園寺中納言公望。久我大納言實章。參謀伊地知正治。世良修三。帥薩長肥筑尾越諸藩兵八千。自奥州道攻入。東北軍悉敗。同盟諸藩多降伏。會津獨嬰城而守。秋七月。官軍帥軍艦七艘來。上越後大。夫濱襲擊。越後悉屬官軍。官軍進入會津北境。阿竹聞之。見老臣梶原平馬。說曰。事已至此。宜歸順朝廷。以保全國家。平馬憎以婦女之身。敢議大事。嘲曰。成敗存亡。固天之所使。然豈戰之罪乎。國破家亡。

又曰計窮
決死其胸
中可想

吾輩當殉社稷。子妙齡美容。善自愛。藩主亡。則新守至。子必蒙閨閣愛寵。阿竹愠曰。妾天性頑固。不能與他國男並立。乃去。與妹阿蝶及神保阿園議曰。國家滅亡。在旦夕。吾等雖女子。亦沐浴君恩。見此危急。而奔竄。不忍也。妾今朝見老臣。說利害。勸歸順。而彼弗聽。反嘲弄妾。其暗昧如此。今無所為。妾欲一死。以報君恩。卿等以為如何。二人欣然。荅曰。固所願也。阿竹大喜。自作檄傳之城中。募女兵。女兵會赤岡氏者四十餘人。皆侯阿竹節制。實八月廿四日也。既而官軍四面並進圍城。城將佐川官兵衛帥兵數百出城。

通世傳人傳 義集三編下 三 蒲生氏村

后得曰當
日狀景如
見可使廣
國画之

羽峯曰忠
義動敵將
々々亦有
心哉

西與篠原國幹戰敗走保柳橋國幹乃與前原一誠
帥兵八百衝之官兵衛殊死戰竟不能支退扼穢多
坊阿竹聞敗報奮曰一死報君在今日乃急令同盟
各斷髮男装提眉尖刀跨馬而發四十餘人今為二
隊阿竹阿園為之長部伍肅々進至穢多坊則我軍
將敗阿竹怒馬將衝官軍山縣狂介遙見之收兵傳
令曰女隊來勿發銃彼以閨閣之柔萬重義欲殉國
誠可稱殺之不祥也宜生擒之諸隊不復發銃女兵
暴進衝加藩兵隊長竹下於菟吉進馬諭之曰吾參
謀傳令不與卿等交刃卿等不察王師之仁而何

為妄來抗阿竹荅曰國家覆亡在近妾等一死欲報
君恩耳諸君堂々王師赴々武夫何以口舌拒戰
為進而不止官軍不得已應戰女兵殊死戰加藩兵
幾敗桐野利秋率捕卒橫衝女兵阿竹揮眉尖刀馳
之直殺薩兵二人薩兵怒拔刀將斬之利秋制之曰
汝等與女子戰雖勝可愧也且破約為山縣氏所笑
唯可捕之耳既而城兵五百人援女兵橫擊官軍銃
凡如雨刀先似電女兵亦奮戰死傷殆盡阿竹乃謂
阿園阿蝶曰吾事畢矣與其受敵兵辱寧俱自盡三
人聯轡馳抵高瀨村將入山林自盡伏兵起圍之三

近世傳人傳 義集三編下 三 蒲生氏村

右得曰兵卒之殘虐如鬼又曰軍監之仁慈如佛

人憤戰殺數人。飛丸忽貫阿竹胸。隨馬沒時年二十一。阿蝶見姊隨馬。敵兵欲得其首級。馳至將擊之。遂為其所擒。阿園見之。將援之。官軍奮至。阿園恐為其所辱。而走城南。抵小田山溪間。下馬脫袴。將自刃。捕兵追至。阿園飢疲。不能復起鬪。謂追兵曰。願諸君垂憐。不縛妾。直外頸。使得與同盟。赤岡氏俱歸黃泉。追兵弗聽。遂縛之。極其陵辱。阿園罵曰。咄惡漢。汝何無情。不知軍律。時軍監來見其受傷。送之病院。時年十八。後阿蝶阿園並被赦。阿竹之死也。人皆痛惜之。歛屍瘞之。岩代國河沼郡坂下驛法界寺。樹石表之云。

善諷子曰。嗚呼烈矣哉。三女子。雖曰之女中王鐵槍可也。而余觀阿竹說。父與老臣。亦知其有學識也。其慕孫夫人。良有以夫。余嘗感會津白虎隊事。作文祭之。今又感三女子事。為之傳。覺白虎殆有遜色於翠娥也。

小山春山曰。阿竹及二女。能察時勢。知順逆。而以死殉國。其志操雖古義烈士不及也。鬚眉男子。以堂堂八尺軀。媿媿脂韋。唯利之奔者。視之三女。其可羞何如也。噫。

南摩羽峯曰。善寫出烈女子當日之狀。傳之千載。

近世傳人傳 新集三編 卷之三

后得曰滑
稽使人噴
飯
春山曰大
奇

又曰老僕
有此經濟
而委身先
生屈從如
此是大奇
處

飯田坊也。老僕無所獲酒資。余則給俸外。月與錢若干。老僕又貯畜以買妓。如初。老僕嘗有事。久不登青樓。一日妓來請曰。願見御隱居樣。々々々。猶謂老主公也。衆不知其為誰。詰之。則老僕也。衆皆相見而大笑。老僕亦微笑出見。而還之。明治四年辛未秋。余罷官。捐俸金之餘。買廢園二千餘弓於城之西北隅。鼠坂之上。名曰三種園。老僕素精於栽培之術。日往理之。先種茶實。四斛。桐數百本。又年々種糯米。粳麥。蕎麥。赤豆。蠶豆。及蘿菔。牛蒡。芋魁。晚菘之屬。余家常飽村野味。又頗有益。乃今所獲之金。賞老僕。老僕亦

后得曰恐
不能消受
俸金是老
僕推魯處
如鯨公則
不然
春山曰老
僕果不誤
一生

以買妓如初。一日老僕見余請去。余驚曰。汝有怒乎。將厭乎。何故欲去。老僕慨然曰。否。不然。鄙人年老矣。恐不能復消受俸金。故請去耳。余曰。汝事我既已二十餘年矣。雖老乎。我何忍逐汝。汝雖不能事我。我養汝。以至死。汝勿復患為老僕。垂泣謝曰。幸甚矣。終事余。如初。十七年甲申。老僕年六十八。筋骨稍衰。余乃為請區長。納某村某氏第二子為義子。以養其老。因詰其鄉貫。老僕始告實曰。鄙人播磨國佐用郡本田村。民諏訪榮藏長男勝右衛門者也。有田宅。少時付妹而東游。終不歸。乃作書寄其村戶長問之。果如其

近世傳人傳 後集三編 卷之三 三九 齋生氏粹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三六 蒲生氏村

言。義子已定。老僕大喜曰。既為一戶主。可以瞑矣。十
八年乙酉春。養病於義子家。服典醫淺田宗伯藥。數
十日不愈。終沒。臨沒。遺言於義子曰。吾既受主公渥
恩。又受汝奉養而死。無復遺憾。善為我謝主公。曰。農
器若干。在三種園廬中。謹奉還。老僕為人魁梧。有膂
力。天資椎魯。而有工技。削科藤如縷。而編之。作煙艸
囊。及煙管筒。甚精巧。閑時作而賣之。多獲金。唯惜不
知字。妓或寄書牘。不能讀。扯裂拭鼻涕云。
善諷子曰。老僕常稱德川東照公之德。時々謁其廟。
又少時事旗下士。見江戶城壯麗。景仰焉。既而見桑

春山曰老僕餘技亦奇

又曰始終委老僕所為而不顧是先生大有識處

滄之變。慨然痛之。及余之赴鎮。將府徵老僕。從而入
城。欣然曰。不料得復入江戶城也。既而嘆曰。幕府之
尊威。而猶喪天下。我輩鄙人。何患喪田宅乎。三時得
食足矣。嗚呼。老僕之愛妓。吾知其有所激而然也。又
老僕之匿姓名。愧其不成家而然耶。先其死。僅數月。
及養義子。而始吐實。則其有氣也如此。是奴而士者
也。余觀今之士人。往々放蕩無賴。污其姓名。而不愧
是亦士而奴者也。悲夫。
又曰。老僕老醜可畏。而隣里眾兒皆愛之。余家子女
八人。老僕皆抱負之。尤狎長子裕悼。其死賦長句。亦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四六 蒲生氏村

可以見老僕之為人。故付識于斯。其詩云。老僕。呼。不。答。九。天。冥。々。地。茫。々。僕。乎。六。十。猶。強。健。顏。如。渥。丹。髮。如。霜。椎。魯。如。汝。所。稀。有。廿。年。勤。勞。莫。敢。違。一。朝。卧。病。不。能。起。白。雲。悠。々。入。仙。鄉。老。僕。々。々。呼。不。答。悲。風。蕭。々。夜。淒。涼。僕。乎。平。生。能。農。事。嘗。把。鋤。犁。耕。村。莊。村。莊。荒。蕪。人。不。見。空。見。隴。畝。麥。蒼。々。追。思。往。事。恨。何。限。涕。淚。潛。々。濕。衣。裳。老。僕。々。々。呼。不。答。汝。何。處。去。尋。無。方。但。聽。郡。鴉。噪。夕。照。獨。倚。寒。窓。惆。悵。長。鬢。髮。如。霜。顏。渥。丹。帽。々。心。目。竟。難。忘。作。詩。祭。汝。々。其。饗。一。壺。清。酌。一。瓣。香。

徐少芝曰。老僕而列於偉人。後老僕者可知矣。
川田瓮江曰。絕好文字。侯朝宗郭老僕傳。不得專美於前。

姚志梁曰。君家老僕。亦列於偉人傳中。滑稽晉之意。可以想見矣。

小山春山曰。老僕早知其所事。委身竭力。終得義子之孝養。死得此佳傳。列諸偉人傳中。以不朽。實老僕之幸矣。而余尤服子闇遺。繼老僕。其宏量不可及焉。

又曰。令息悼老僕長句。詞意宛轉。章法井然。妙在

近世傳人傳
義集三編
卷之四
清生氏

一韻貫之。

岡田后得曰。子闇嘗為門生守山順成長岡皞立佳傳。今又為西村老僕阿部老婆立佳傳。並如見其人焉。聞今春門生杜岡文平亦既上鬼籍而未立佳傳。何也。蓋文平自幼親炙左右十餘年矣。故子闇悼之尤深。餘哀未已。不能操筆傳之也。噫。丙戌七月中浣拜題。

阿部老婆傳

老婆阿部氏名美佐。麴坊第八街阿部某之女。善筆札。嘗開塾於湯嶋菅公祠下。女弟子數十人。既老罷業。余傭為護嬰婆。老婆性溫順謹厚。善護嬰守舍。時予業醫住麴坊三間屋。名地。日出省病家。老婆守舍。余不歸。則雖到三更四更。不先寐。余憫其老。諭之先寐。不可。慶應元年乙丑春。余開別業於墨西。曰四時皆宜莊。使老婆守舍。爐常熾火。鼎沸湯。以待余。至雖夜中。必使可煖酒。一日旗下士澤某來贈謝金若干。見余不在。將歸。老婆曰。鄙妾請作受領證。尊公勿煩。復

羽峯曰其
溫順謹厚
可見
又曰亦謹
厚處

近世傳人傳
義集三編
卷之四
阿部老婆傳

羽峯曰亦
謹厚處

遠來也。某乃授謝金老婆。老婆作証書文字。婀娜可愛。某大驚其筆札之美。感嘆而去。後某見余。甚稱老婆筆札矣。戊辰秋。余移居於飯田坊。老婆從移。護嬰如初。既而老婆卧病。余見其不起也。一日臨其枕頭。與金若干曰。宜以是姑歸。汝家養病。老婆嗚咽而謝曰。妾多年受厚恩。何復受許多金。為敢辭。余強諭而與之。老婆泣拜而收焉。厥明輿而歸于第八街家。無何而沒。年六十餘。

善諷子曰。余有子女八人。老婆所護女春桂。學書畫於跡見花蹊。今年已笄。使老婆見之。其喜何如哉。老婆沒後。更雇護嬰婆。多貪婪可厭。未嘗有謹厚如老婆者也。於是乎。余記其事以傳之云。

南摩羽峯曰。余常傭婢僕。多貪婪可厭者。子闇能得溫順謹厚如此者。豈由其鑒識之明乎。抑其德以化之乎。

小山春山曰。子闇嘗有義僕。已列於偉人傳中。今又有老婆可傳。夫子闇處士以著述為業。而得人如此。則其鑒識之明。亦可見其一斑矣。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卷下終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下

四三

補志七

朝鮮李樹
廷曰道勁
古朴幾似
銘辭
聚亭曰古
道人文古
氣襲人真
似古鐘鼎
銘可愛奇
警
又曰一結
編輯秘訣
先獲我心

近世偉人傳後序

古道入總生寬撰

禽之鳳獸之麟鱗之蛟龍人之賢聖皆拔其群一才
一能之士亦可稱奇偉也子聞取我邦近世奇偉之
士將及數千百焉或令名或鴻業或碩德而名聞多
於功業道德少於功業然其少者未必少其多者未
必多由於所取而然耳吁取之之人可以公可以廣
可以明克公克廣克明而后拔群奇偉者羅致盡于
茲
小山春山曰文僅一百字而抑揚頓挫有不可捉
捕之概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三編題跋

○奉寄懷蒲生聚亭文宗 湘中 溝口恒拜草

吾友子聞姓蒲生系出氏鄉或君平頭角嶄然夙立
志萬卷之書悉研精少時訪我湘水北一見訂交事
翰墨追思卅有餘年間時々來往在胸臆慷慨昔日
表心丹能令姦賊心膽寒維新際曾一釋褐直道惜
君早罷官自此下帷講儒術編錄偉人上史筆聲價
忽隨紙價高童顏今見開六秩文苑知我莫若君我
死作傳了前因若有後賢續史筆君又偉人傳中人
中村敬字曰平中有奇淡中有趣雄健而有姿態

是為傑作。

大沼枕山曰。末段益振。能得韓蘓之法。

龜谷省軒曰。昔人有贈米乞佳傳者。如桂巖翁其人可傳。不必要米。

○和溝口桂巖讀拙著偉人傳見寄韻

蒲生聚亭

我是北海一狂生。為人家國抱不平。少時尊攘唱大義。一氣稜如百鍊精。狂走東西又南北。口角飛沫罵夷墨。長篇大作論時弊。淋漓向君寫胸臆。君亦快評施朱丹。心血凜々照人寒。樓指飄蕩卅年所。一朝與

君拜清官。迂木元無申韓術。何堪為吏弄刀筆。挂冠但憂蒼生艱。史筆諷世書成衰。知我生平唯有君。欲結來生未了因。莫恨今生落拓甚。免為佞倖傳中人。小山春山曰。與故人話肝膽。不復顧背時世。真是嘍々古之狂矣。

鱸松塘曰。佞倖傳中人。滔々皆是。如吾子闇者。清介骯髒。不與世苟合。可謂古之人矣。視此詩可以知余言之不妄也。

小野湖山曰。二子評先獲我心。

聚亭曰冷雲高衲先年刻其集為序之以為秘演惟嚴再生欽慕願切矣今獲此高作拱壁不啻感謝々々

讀近世偉人傳題其後

青天白日樓上客善屬青天白日文善諷善譏又善罵善傳青天白日人所觀雨露清明布下土草莽巖穴生偉人輿臺牧圉何得侮雨露清明維時哉洪鈞一轉文運開俊傑茅如咸乘時孰為主璋孰鹽梅嗚呼善諷子椽筆所編輯忠孝節義正氣集青天白日無古今孰謂古今人不相及

南紀 冷雲石田 果拜稿

○又

余嘗讀輓近之書獨推竺道契師所著續日本高僧

又曰探源英衲亦慷慨氣節秘演惟儼之流余傳但州義烈其履歷大抵英衲之所寄也此文雖小品可見其抱負矣

傳及網亭蒲生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以為雙絕焉蓋著作之涉論議者語古則有偏僻之弊策今則有荒誕之弊無其弊而有裨益者其惟傳紀乎余之所推二著不特以其文章卓絕也嗚呼道契師挑法燈於將滅以燭桑門之間蒲生先生持道綱於將絕以破儒流之陋而令澆者厚漓者淳是大有補於世道人心也項者偉人傳八編刻成書此以質世之讀是編者

明治十九年丙戌七月

但州崇林野衲 牧田探源拜識

近世偉人傳

後集三編跋

三

蒲生氏

聚亭曰隨
庵翁以八
十高齡書
法雄勁如
黃大史詩
亦老勁可
誦
又曰荀圃
君屢賜詩
作厚意非
麥飯豆粥
之比余何
以報之慙
謝々々

讀近世偉人傳賦呈

卞和獻寶罹剗趾。屈子納忠終溺身。忼慨文章扛鼎力。描來偉蹟太精神。東京服部和喜拜草

呈聚亭先生次其乙酉一月一日玉韵二首

曾接高談既幾回。丰神時入夢魂來。欽君慧眼看今古。愧我白頭埋瑤埃。椽筆頻聞新史出。群雄應喜宿冤開。東遊預約理鞋鞮。瓢酒俱探南野梅。

其二

奮然將挽世風回。獨力擔當編史來。新紙更看載金玉。近來新聞紙上多傳先生詩文世人往往傳誦之一篇不許沒塵埃。俎槁

喜聞老身健。神巷又傳盛會開。先生客歲十二月率門生大開筵於神田

鄙人樓自作文紀之都。想見高樓倦鈿。慙含笑對

對瓶梅。乙酉新年。奧州。滝川濟拜草

○初夏訪聚亭先生居賦呈

不管門前塵壒紛。先生日日只成文。蒼然竹樹幽窓

外。朝暮禽聲自在聞。南總。總生。寬拜

○秋日訪子閻道兄。閑話半日。子閻供園中果物為

酒資。賦謝。

對酌論文互抑揚。秋園未老尚羣芳。一渠劃斷仙凡路。酒味果香風味長。東京。小山朝弘醉艸

聚亭曰余
杜門草偉
人傳小山
總生二君
屢見訪乃
商榷文章
得益不少
矣如此二
詩席上竟
筆於二君
竹頭木屑
於余則拱
璧之賜不
忍埋沒故

紙中故錄
以存其交
誼矣
沉文煒曰
筆痕淋漓

聚亭曰重
松子妙齡
奇才學詩
於佛山翁
其作古今
體皆入格
往々驚人
此一律談
笑間所作
其敏可想
矣

聚亭曰古
人云天地
之正氣不
為偉人而
為石則又
不為石而
為偉人亦
的矣

○讀偉人傳賦呈

言々籠血淚。直筆壓群英。壯士心腸裂。姦人肝膽傾。
夜深風氣冷。燈暗感情橫。讀了愀然久。時聞鬼哭聲。

北總 隨朝霞三郎拜具

○丙戌春訪聚亭蒲生先生。席上賦以奉呈。

京城聞唱鳳兮歌。喜見先生揮魯戈。天若不教斯道
喪。人其可奈此文何。半篙春水詩思潔。一逕桃花仙
氣多。論志激昂奮餘勇。猶於濁世欲揚波。

豐前 重松增藏拜艸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三編跋 係受業諸子作

偉人也者何人。則斯道之凝聚磅礴而成。耳目口鼻
四肢者是也。然則雖稱斯道謂一大偉人可也。嘗讀
我網亭先生所著偉人傳。益知其然矣。傳中所載之
人。或軒冕而勲績赫々。或布衣而節概烈々。其所為
所行。雖各異其趣。要不外於斯道也。是以一入先生
胸中。人與心相謀。鎔陶冥合。變為一大偉人。而後復
發於文。為眾偉人。故其耳目口鼻四肢。風標神采奕
奕。活現紙上。使讀者千古有逢其人。之想。宋范仲淹
胸中有數萬甲兵。而能用兵。奏偉勳於一世。今先生

又曰此詩
去春和余
韻者一讀
愴然今錄
以代跋慰
噫天喪我
之痛

又曰丹羽
氏為人溫
順謹厚蓋
華族中有
數人物

胸中有一大偉人。而寫無數偉人。傳奇文於百代。亦
可以見文章事業之所以不朽。非偶然矣。豈不盛哉。
嗚呼。豈不盛哉。

攝西 久保雅文謹題

不省門前車馬喧。悠然撚筆坐南軒。仁人必壽因安
命。志士能傳在立言。斯道盛衰為己患。文章得失任
他論。先生殊厭俗賓至。深下書帷伴酒樽。

乙酉春 上毛 杜岡文平謹題

氏厚親炙子闇先生於有為塾久矣。先生教授之餘
暇。手草偉人傳若干卷。今茲丙戌第八編又成。而小
子退塾已數月。夏中偶候起居。先生出其稿本見示。

讀之。筆氣奔放。議論迥卓。使人疊々不倦也。嗚呼。後
世必有讀之而興起者。而况親炙之者乎。

大暑節 東京 丹羽氏厚謹題

血脉不運。則人病。正道不行。則國病矣。方今天下雖
無事乎。民窮盜多。又有潛圖變亂者。是非國之大病
耶。於是乎。我蒲夫子紀忠孝正道之事。著偉人傳。既
已至第八編。可謂勤矣。繙之。則雖懦夫猶感激有立。
而况慷慨之士乎。正聞先生本隱于醫。則其著治國
病之書亦宜矣。斯書大行于世。則正道行。正道行。則
國病痊。嗚呼。斯書乃治國病之良藥也哉。

又曰松山
滿瀝少年
才子勉學
不怠何事
不成勉旃
々々

又曰昌藏
文詩咄嗟
而成駸々
將入作家
之域矣今
奉職修史
館

於有為塾中。

西京 松山正 謹題

火雲彌天炎威烜赫。吾畏暑猶如吳牛怕暑而喘々
吐舌矣。會聚亭先生以偉人傳稿成將上梓。命跋於
小子々々盥漱再拜受而閱之。其文則婉曲。其事則
奇偉。使吾輩親觀其忠孝之行節義之跡。一讀瞭然。
拍案稱快矣。於是乎忽忘炎燭之苦。而覺兩腋習々
生清風。其快殆不可言。乃知曹瞞讀陳琳檄忘頭痛。
真非虛言也。時明治十九年大暑節。

東京 山縣昌藏謹題

先生椽筆著斯編。正氣凜然千載傳。今日世間名利

又曰俊謙
二子並開
中雲颯翁
翁今孫年
十四五有
詩才異日
必成作家
又曰三五
年少志文
學自擇入
我門其卓
立可刮目
而俟

輩。偉人豈許結因緣。南總 間中俊太郎謹題

一片丹心千古傳。赫如白日麗青天。嗚呼諸子呼將
出。義魄忠魂在此編。全 田中謙三謹題

史眼熒々照古今。先生撫筆幾沈吟。深宵獨把斯編
讀。喚起愛君憂國心。全 石原三五謹題

乙酉除夕丙戌鷄且詩。錄以壓卷尾。白賁道人
閑雲野鶴自由身。適意唯須酒潤脣。紅燭今宵辭舊

歲。白鬚明日又新年。作書慷慨投時相。閉戶沈淪謝
世人。敢傲昌黎送窮鬼。先生傲骨聳霜旻。

天機滾々白駒催。又遇新年歛地來。憂國偏驚霜滿

大島怡坐
曰一結強
人意
出汗曰氣
骨嶂嶸浣

花貴響
松塘曰官
海風浪時
吾見則所
謂倚高而
閑眺者矣
春山曰二
首一氣呵
成淋漓跌
宕似讀陳
龍川之文
后得曰一
部偉人傳
成于閉戶
杜門四字
則此詩可
以壓此卷
矣

鬢傷時不覺淚沾腮。三杯椒酒後兒飲。一樹梅花先
臘開醉裡杜門思句。即任他官。海浪掀。歷
姚志梁曰。讀兩詩。氣韻之迢。風骨之道。可稱雙絕。
半年不見。詩格又進一層矣。

明治十九年丙戌冬十二月初九日版權免許。

以上。義字集第四編五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麴町區飯田町二丁目十番地

蒲生重章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東生龜治郎

森田鐵五郎

人

免

發

發行書林

信州 上田原町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全南久室寺町四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 二丁目
全 二丁目
芝 大神宮前
全 二丁目
本 銀町二丁目
横 山町一丁目
淺 草茅町二丁目
全 廣小路
南 傳馬町二丁目
通 一丁目
池 端仲町
飯 田町一丁目
馬 喰町二丁目

鼠 田屋甲造
秋 田屋善兵衛
伊 丹屋茂兵衛
須 原屋佐兵衛
山 城屋新兵衛
須 原屋吉兵衛
和 泉屋市兵衛
和 泉屋孝之助
出 雲寺萬次郎
須 原屋伊兵衛
淺 倉屋从兵衛
近 江屋半七衛
長 門屋龜七衛
岡 村屋庄助
櫻 水屋多吉
森 屋治兵衛
川 越屋松次郎

